

### 死亡,是一种权利

生存还是灭亡,这是一个问题。  
没有谁征求过我们的意见,我们就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上,  
于是我们经历了生。  
我们曾经这样自我安慰:  
虽然我们不能决定自己怎么到来,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怎么离去。  
但是,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,这一点自由也成了奢望。  
到我们老去的一天,我们有可能这样活着:  
没有生活,只有生命;  
没有尊严,只有苟延;  
没有思考,只有呼吸。  
我们不要这样的活着,  
当生命不能再给我们快乐和尊严时,  
我们有权利选择死亡。



现在的玛格丽特



玛格丽特和女儿南希(左)、儿子迈克尔(右)

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



# 妈妈 我爱你 但我希望你死去!

因为医学的发展,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,绝大多数人都为此感到高兴。但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,有这样一个儿子,却在乞求社会,让他的母亲早点离去。

迈克尔·沃尔夫的母亲玛格丽特已经86岁了,过去18个月内,她已不能走路,说话,甚至不能处理自己最起码的生理需求,不仅如此,她还失去了短期记忆,不记得最近发生的事,每个月花费的治疗和护理费用高达17000美元。

玛格丽特一度被诊断患上老年痴呆症、认知能力受损,做了心脏手术,发过癫痫,但得益于发达的医学技术,每一次都顽强

地挺了过来。她现在仍然活着,但生活无法自理,活得毫无尊严。

医生说:“玛格丽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一个‘半衰期’,每隔一段时间,她的生命力就会下降一半,却似乎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。”

迈克尔·沃尔夫不知道,他拼命维持母亲的生命,究竟是对还是错?

也许,迈克尔和他的弟弟妹妹该制造一起“谋杀”,让他们的母亲早点离去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### 相关新闻

## 浙江医学博士放弃治疗癌症父亲

“我知道死亡有一万道门,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。”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,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。他是浙医一附院毒理专家、医学博士,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,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,还向母亲交代,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,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,如果可能,就适当做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。

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。

78岁的陈有强患腹膜恶性间皮瘤,属于恶性肿瘤晚期,全身转移,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,已经属于晚期了。

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,陈作兵的哥哥嫂子、姐姐、妹夫全都汇集到到医院来,三家人轮流送饭、守夜,伺候老父亲。眼见许多

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,痛苦不堪,陈有强找到医生说:“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,也不愿意自己变成那个样子,你们让我安乐死吧,如果你们不能这样,我自己想跳楼。”

算起来,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。1989年,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,1994年进入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工作,然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急诊中心工作多年,也曾担任医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。他知道,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,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——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,往往也能在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多……

最后,陈作兵召开家庭会议,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。

综合